

## 第一章 江家不怕麻煩

時值三月，春回大地，萬物復甦。

安遠侯府西側兩處庭院中，侍女僕婦來來往往，忙忙碌碌，將屋中舊物悉數取出，掃灑乾淨，桌椅床榻等全換了嶄新的。

庭院中的花草樹木亦有專人精心修剪整理，花團錦簇，香氣芬馥。

三太太文氏親自督工，命人將舊窗紗全部取下，換了輕軟的霞影紗，遠遠望過去如煙霧一般，飄渺秀逸。

江家四姑娘江苗和五姑娘江蓉手牽著手跑進來了。

江苗是文氏的女兒，五歲多了，長得清秀白皙，一臉的天真爛漫，「娘，大姊姊就要回來了，是嗎？我從來沒有見過大姊姊，大姊姊長什麼樣子啊？漂亮嗎？」

江蓉是安遠侯江峻熙的女兒，比江苗小幾個月，身量和江苗差不多，臉蛋和聲音更加稚氣，「大姊姊是我家的呀，我娘說了，大姊姊是我的親姊姊，一家人。」

文氏二十七八歲的年紀，鵝蛋臉，大眼睛，眼神和聲音都很溫柔，一手攬過一個，微笑告訴她們，「對，妳們的大姊姊名叫江蕙，是苗苗的堂姊，是蓉蓉的親姊姊。妳們的大姊姊她從小便是美人胚子，今年已經十五歲，定然已經長成一位亭亭玉立、明艷照人的姑娘了，不過，我也多年未曾見過她，究竟美成什麼模樣，那可說不上來。」

「大姑娘很快便回府了，等見了面，四姑娘和五姑娘便都知道了啊。」文氏的陪房錢嬾嬾在旁樂呵呵的笑道。

「對，咱們很快便能見到大姊姊了。」江苗眉眼彎彎道。

「我喜歡大姊姊。」江蓉奶聲奶氣的道。

文氏又覺欣慰，又有些納悶，「苗苗，蓉蓉，妳們倆從來也沒有見過妳們大姊姊，卻這般親熱，好像打小便認識一樣。」

錢嬾嬾忙道：「骨頭管的，這是再也錯不了的。」

「對，骨頭管的。」文氏歎息。

嫡親的姊妹、堂姊妹，還沒見面，便已經如此眷戀了啊。

有僕婦抬著兩盆盆景進來向文氏請示，文氏看了，吩咐一盆放到蘅芷軒，一盆放到芙蓉園。江苗不解，「娘，這蘅芷軒和芙蓉園都是為大姊姊準備的吧？大姊姊就一個人，為什麼要收拾兩處院子啊？」

文氏柔聲道：「蘅芷軒中種的是各色香草，芙蓉園卻是鮮花盛開，兩個院子景色大不相同。妳祖母吩咐了，這兩個院子都要收拾得舒適妥當，等妳大姊姊回來了，讓她隨意挑選，她愛住哪裡便住哪裡。」

「原來是這樣。」江苗懂了。

江蓉歪頭想了想，伸手拉拉江苗，「四姊姊，咱們倆一起回去好好打扮打扮吧，好不好？」

文氏、江苗都不明白江蓉的用意，文氏含笑看著她，江苗奇怪的問道：「為什麼啊？」

江蓉一臉認真，「祖母讓三孀孀好好收拾蘅芷軒、芙蓉園，大姊姊回來了，隨意挑選，喜歡哪裡便住哪裡，咱們倆也好好打扮打扮啊，等大姊姊回來了，她喜歡誰，便挑誰做妹妹……」江蓉話音還沒落，文氏已是莞爾。

錢嬾嬾等僕婦侍女想笑，又不敢笑出來，憋得很是辛苦。

文氏把江苗和江蓉一起抱在懷裡，忍笑說道：「妳們大姊姊只能挑一處院子住，但她可以有許多個妹妹，明白嗎？她不用挑妹妹的，苗苗和蓉蓉都是她的好妹妹，她都會喜歡的。」

「原來是這樣啊。」江蓉開心的笑了。

江苗也笑嘻嘻的。

文氏沉吟片刻，覺得眼下是個好時機，便柔聲告訴江苗、江蓉，「妳們大姊姊不是一個人回來的，她還會帶上她的妹妹，一位名叫阿若的小姑娘。苗苗、蓉蓉，阿若和妳們倆年齡差不多，她到了安遠侯府，就是咱們家的小客人了，妳們倆要對她客客氣氣的，知道嗎？」

「大姊姊的妹妹，和咱們不是一家人嗎？為什麼是客人？」江苗詫異的睜大了眼睛。

「對啊，我娘說了，大姊姊是我家的。」江蓉也不樂意了。

「阿若她……她不姓江。」文氏斟酌著詞句想要解釋，卻發覺想要跟兩個孩子解釋清楚這件事實在困難。「阿若姓杜，她是杜家的人。」

「她為什麼要姓杜？」江苗和江蓉異口同聲的問。

大姊姊的妹妹不姓江，居然姓杜，兩個小姑娘都很氣憤。

「因為她爹爹姓杜啊。」文氏柔聲道。

「這樣啊。」江苗和江蓉似懂非懂的點頭。

依偎在文氏懷裡撒了會兒嬌，兩個小姑娘又高高興興的跑到院子裡玩耍去了。

一邊玩兒，江蓉一邊向江苗請教，「大姊姊是咱們家的，大姊姊的妹妹為什麼是客人？」

江苗也還是個孩子，和江蓉一樣弄不懂這個問題，兩個小姑娘討論了半天，越說越糊塗，最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愉快的決定，「反正大姊姊是咱們家的，咱們要跟大姊姊好，也要跟阿若好，等阿若來了，咱們帶她一起玩兒。」

文氏看著院子裡跑來跑去的兩個孩子，眸光溫柔。

錢嬾嬾捧上杯熱茶，「太太，您忙了半天了，喝口茶潤潤嗓子吧，莫要累著了，這些日子啊，您人都瘦了不少。」

「哪有那麼嚴重。」文氏嗔怪著接過茶杯。

錢嬾嬾心疼自家太太，歎氣道：「這蘅芷軒、芙蓉園兩處院子都大，您這些天忙活這收拾園子的事，半日也不得閒呢。唉，若是只收拾一處，豈不省事多了？」

文氏抿了一口熱茶，微笑道：「大姑娘離開家已經有七年了，這七年來江家誰也沒有見過她，誰也不知道她的口味、喜好，老夫人和我都猜不到她會更喜歡哪一處。既然猜不到，那就兩處一起收拾了唄，等大姑娘回來了，讓她隨意挑選。」

「只是辛苦您了。」錢嬾嬾道。

文氏搖頭，「做孀孀的，為侄女做這些事哪裡就談得上辛苦不辛苦了，更何況，更何況……」想起前塵往事，不由得神色黯然。

「大姑娘可真有福氣啊。」一個酸溜溜的聲音從門外傳了進來。

文氏太熟悉這個聲音了，知道是西院的大太太嚴氏，連忙含笑起身相迎，「大堂嫂，妳來了。」嚴氏四十出頭的年紀，上身穿著深紫繡富貴花褙子，下著大紅壯錦長裙，滿頭金飾，閃閃生輝，聽到「大堂嫂」這樣的稱呼，她臉上閃過不悅之色，皮笑肉不笑道：「三弟妹，妳記性可真好，一直沒忘了我是妳大堂嫂。」

說到「堂」字，嚴氏咬了重音，透著咬牙切齒的味道。

「大堂嫂說哪裡話，這是應該的。」文氏笑容溫雅，語氣柔和，好似全然聽不出嚴氏話裡的諷刺與不滿之意。

嚴氏氣得滿面通紅，錢嬾嬾等僕婦都暗暗撇嘴。

安遠侯府的主人是安遠侯江峻熙，江峻熙揚威塞外、屢建奇功，才有了這個爵位、這座侯府。功成封侯，江峻熙當然是要把親生父母接到府中榮養的，江峻熙的母親江老夫人蘇氏通情達理，見事明白，父親江老太爺卻是面慈心軟，特別好說話，因為有江老太爺，安遠侯府便多了江峻健這一家人。

江峻健是江老太爺的侄子，讀書不行、習武不行，長大後更是一事無成。他娶妻嚴氏，育有兒子江甲、江畏，女兒江芳，一家五口住在安遠侯府的西院，一應開銷全由侯府負擔，府中稱江峻健和嚴氏為西院大爺、西院大太太。江峻健只在府裡白吃白喝，閒事不敢多管，嚴氏卻是瞅著安遠侯府的富貴榮華很是眼熱，千方百計想多占些便宜，令人生嫌。

江老太爺總共有四個兒子——長子是安遠侯江峻熙，次子江峻博庶出，從小體弱多病，不能習武，書也讀得馬馬虎虎，沒有出仕做官，只在府中幫著處理些雜務。三兒子江峻朗是安遠侯的同母胞弟，由安遠侯舉薦進了羽林衛，現已升為指揮僉事。四兒子江峻節卻是螟蛉義子，是江老太爺外放任知縣時撿到的孩子，從小撫養長大，視如己出。

安遠侯現在的妻子是丹陽郡主，齊王之女，當今皇上的堂妹。江峻博娶妻吳氏，吳氏是江老太爺一位老師的孫女，江峻朗的妻子文氏是右春坊文大人之女，文氏和江峻朗是青梅竹馬，夫妻感情甚好。江峻節今年只有十八歲，還在讀書，尚未娶妻。

不管是江老太爺的庶子還是義子，兒子跟著父親居住，總還是說得過去的，可江峻健只是江老太爺的侄子，且多年前已經分家，他們一家人住在侯府裡可說是名不正言不順，頗有硬賴在侯府占便宜的嫌疑，正因為這個緣故，嚴氏格外在意稱呼，每每聽到二太太吳氏、三太太文氏稱呼她「大堂嫂」，便會心中恨恨。

依著嚴氏的意思，反正文氏等人見了丹陽郡主也不叫大嫂而是叫郡主，那麼何妨稱呼她為大嫂呢？郡主是郡主，大嫂是她，又不會弄混。

「大堂嫂請坐，錢嬾嬾，上茶。」文氏客氣的招呼。

嚴氏帶著怒氣坐下，眼角掃到窗戶上那鮮亮輕密的銀紅色薄紗，心裡酸溜溜的不是滋味，這

霞影紗是宮裡賞下來的，她想拿來做個帳子也不給，竟拿來給大丫頭糊窗戶了。還有這蘅芷軒，她明著暗著跟老夫人說了多少回，想討來給她家芳兒住，老夫人只是裝糊塗不肯接她的話，現在卻讓文氏把蘅芷軒、芙蓉園一起收拾了，讓大丫頭隨意挑……

嚴氏滿心不舒服，有意要生事，故作神祕的衝著文氏招手，「三弟妹快過來，我說件稀奇事給妳聽，別磨磨蹭蹭了，快點過來啊……欸，妳知道嗎？大丫頭一直跟著她親娘，不肯回江家，這回她之所以回來，是在外頭闖下滔天大禍了！」

說到「在外頭闖下滔天大禍了」，嚴氏激動無比，中年發福的臉龐上閃閃發光。

文氏還有正事要忙，哪有心情理會她？微微一笑，並不理會。

嚴氏卻湊得越來越近，唾沫星子都要飛到文氏臉上了。「大丫頭她得罪了穆王府啊，她那不長眼的繼父重傷了穆王世子，穆王府要捉拿她的妹妹阿若抵罪，大丫頭死活不肯把人交出來不說，還跟穆王府的人動刀動槍！穆王可是陛下的親弟弟，那是尋常人家能得罪得起的嗎？三弟妹妳說說，大丫頭這麼做，她會給江家帶來多大的麻煩啊……」

「我知道。」文氏涵養再好也忍耐不了了，眉頭微皺，把臉側向一邊避開嚴氏，淡淡說道。

「妳知道？」嚴氏愣了愣。

文氏一笑，「不光我知道，老太爺、老夫人也知道，郡主也知道，只有侯爺公幹在外，還沒得著消息。」

「那……那老太爺、老夫人、郡主都怎麼說啊？」嚴氏萬萬沒想到會是這樣的情況，她頭腦發懵，喃喃問道。

「孩子回來就好，孩子和麻煩一起回來了，那也無妨。」文氏聲音無比溫柔。

江蕙已經七年沒回家了，只要她肯回來，江家就歡迎。

她帶麻煩一起回來，江家替她解決了便是。

只要孩子回家，江家不怕麻煩。

嚴氏好像被人劈頭抽了一記響亮的耳光，臉上熱辣辣的。

事情怎麼會是這樣呢？安遠侯府太太平平、風風光光的過著日子，江蕙這個丫頭帶了這麼大的麻煩、闖了這麼大的禍事回來，居然沒人嫌棄她……這安遠侯親生的閨女就是不一樣啊……四五名僕婦小心翼翼的抬著張精緻卻小巧的床榻進來了。

這小床是用上好黃花梨製成的，木質細膩，光滑如嬰兒面頰，圍欄上雕刻著貓、狗、牛、羊等圖案，栩栩欲活，妙趣橫生。

「這是給誰的？」嚴氏見了這小床，立即露出貪婪的神色。

文氏微笑道：「這是給阿若小姑娘的。阿若年齡小，大床睡著不舒服，小巧些方才合用。」

嚴氏又驚又怒，「什麼？！是給那個小丫頭的？她算是江家的什麼人呢，江家連她也要供著了？就她那個身分，江家還要拿她當正經姑娘來嬌養不成？憑她也配！」

這上好黃花梨製成的床榻連她也還用不上呢，哪裡就輪得著阿若這個外姓小丫頭了？真氣人。文氏不悅，「她當然配，她是蕙蕙的妹妹，單單看在蕙蕙的面子上，江家也會疼愛照顧阿若的。」

這樣一張小床算什麼？不能讓蕙蕙心裡不舒服，這才是要緊的。」

嚴氏聽得都呆了。

為了讓大丫頭心裡舒坦，江家連阿若也要一起疼愛了嗎？江家對大丫頭竟然看重到這個地步！

嚴氏頭有點兒懵，眼有點兒花，腦子有點兒亂。

「三太太，三爺有急事，請您回去一趟。」文氏的丫鬟春鶯快步進來，屈膝陪笑道。

文氏心裡咯噔一下，有了不妙的感覺。三爺今天當值，這時候應該在宮裡的，他向來盡忠職守，今天卻突然回家來了，那會是什麼樣的緊急之事？穆王一向驕橫不法，目中無人，穆王府的人也囂張慣了，會不會是他們定要扣留阿若，為難起蕙蕙、阿若姊妹倆了？

越想心中越是忐忑，吩咐錢嬪嬪在這裡照看處理，不可懈怠，又吩咐乳母把江苗、江蓉送到丹陽郡主處，和嚴氏告別，快步出門。

嚴氏忙追到門口，衝著文氏的背影叫道：「三弟妹，我還有事要跟妳說……」

文氏哪有功夫理她？頭也不回，匆匆去了。

嚴氏懊惱頓足。

唉，今天白來一趟了，既沒撈著好處，又沒看到好戲。

文氏回去之後，江峻朗已命人收拾好行裝，正準備出發。

「娘子，我要立即出城，什麼時候回來不一定。」

「到底怎麼了？」文氏輕聲又焦急的詢問。

江峻朗是名高大英俊的年輕人，平時爽朗愛笑，這時臉上卻隱隱有怒意。「穆王府怕是要對蕙蕙和阿若下手了。兩個孩子無依無靠，任人宰割，我這做叔叔的不能坐視不理，這便帶人出城接應。」

「怎麼會這樣？」文氏大驚，「兩個孩子不是由張將軍差人送回來的嗎？」

穆王藩地在深州，深州守將張寬和江峻熙是多年好友，江蕙從小便叫他伯伯，江蕙家裡出事，張寬哪能坐視不理？他頂住穆王府的威脅恐嚇不理，派了得力手下護送江蕙、阿若回家。張寬是赫赫有名的戰將，文氏一直以為有張寬在，江蕙和阿若姊妹倆平平安安抵達京城是沒有問題的。

江峻朗道：「張家哥哥確是差了人護送兩個孩子，但是蕙蕙中途將張家的人打發回去了……」

「為什麼啊？」文氏快哭了，「蕙蕙這孩子一向聰明伶俐，不應該做這種糊塗事的啊，把護送的人打發回深州，她一個女孩子帶著年幼的妹妹長途跋涉，如何使得？」

江峻朗面色凝重，「蕙蕙不是糊塗孩子，她這麼做應該有她的用意。娘子，蕙蕙把張家的人打發走之後，沒過多久穆王世子的親信萬鶚便離奇死在了蒼岩山中，一行十三人無一生還。」

文氏倒吸一口涼氣，「難道是蕙蕙……」

文氏的話雖沒說完，可江峻朗和她夫妻多年，相知甚深，已經明白了她的意思，低聲道：「應該是萬鶚一路尾隨，要暗算蕙蕙和阿若，蕙蕙被這廝惹惱了，痛下殺手。娘子，我不和妳多說了，這便帶人出發，這件事妳放在心裡，莫要向爹娘提起，兩位老人家年紀大了，禁不起驚嚇。」

「我明白。」文氏連連點頭。

文氏送了江峻朗出門，面有憂色。

江峻朗知道她在擔心，安慰道：「莫要多想，穆王府的人就算再氣憤，見了我的面，諒他們也不敢胡來，就算我江峻朗這個人無足輕重，難道大哥和郡主的面子他們也不看了嗎？他們最多只敢背地裡暗算，當面和江家鬧翻？還沒到那個地步。」

文氏溫柔點頭，「是這個道理。」

夫妻兩人依依惜別，文氏含淚囑咐，「凡事小心，你要把兩個孩子平平安安帶回來，自己也要好好的，知道嗎？」

江峻朗柔聲答應，「放心，過不了多久，我便帶著兩個孩子回家了。娘子，我跟妳保證，我和兩個孩子都會平安無事，連根頭髮也不會少。」

護衛等人已等候在外，江峻朗和文氏告別，飛身上馬，疾馳出府。

酒樓外，大路旁，傘蓋之下，擺著張古色古香的八仙桌。

八仙桌旁，坐著一位十四五歲的窈窕少女，和一位五歲的小姑娘。

少女身著黑衣，黑紗蒙面，面容看不太清楚，不過腰肢纖細，身姿清雅，單看身材也知道是位少見的美女。小姑娘皮膚白白嫩嫩，似要滴出水來，一雙漂亮的桃花眼，笑起來的時候像月牙一樣，異常可愛。

「真好吃。」小姑娘舀了一勺牛肉粥送入口中，眉眼彎彎。

「這家牛肉粥很出名，喜歡就多吃點兒。」少女微笑。

「好啊，多吃點兒。姊姊妳也吃，咱們一直趕路，都餓壞了。」小姑娘開開心心的說道。

「姊姊吃過了，阿若吃吧。」少女語氣寵溺。

一個衣衫襤褸的中年人從小路跑過來，躬身施禮，「江大姑娘，小的已經傳過話了，縣衙的人很快就到。」

另一個破衣爛衫的青年也跑過來了，「江大姑娘，您要的人都找好了，等您一聲令下，馬上衝出來！」

「辛苦了。」江蕙微笑道謝。

「辛苦了。」阿若正埋頭苦吃，百忙之中還抬起頭，學著姊姊的樣子，笑咪咪的表示慰問。

「不辛苦，不辛苦。」那兩人受寵若驚。

不遠處傳來了馬蹄聲。

「追咱們的人又來了啊，姊姊，我真煩死這些人了。」阿若抱怨。

江蕙柔聲說道：「這些人真的很討厭，害得咱們天天趕路，阿若可是累壞了呢，不光累，阿若還很悶，對不對？」

「當然悶了，每天被他們追，都不能好好玩兒。」阿若氣鼓鼓的道。

江蕙摸摸妹妹的小腦袋，「等一下姊姊捉弄捉弄這幫人，給我們阿若出出氣，好不好？」

「好啊、好啊。」阿若樂開了花，連聲叫好。

「這些人由姊姊對付，妳繼續吃。」江蕙憐愛的道。

「好，繼續吃。」阿若夾起一塊魚翅糕，笑咪咪的咬了一口。

馬蹄聲越來越近，縣衙幾個捕快卻趕在前面，雄糾糾、氣昂昂的來了，把路上的行人驅散，一條長長的繩子分頭綁在兩邊的樹上，橫在半空。

「暫時禁止通行，行人繞道！全部繞道！」

「怎麼回事？」一隊騎兵到了跟前，最前面的一個虬髯漢子揚眉大喝。

這隊騎兵一眼看過去便知道不同尋常，兵強馬壯，盔甲鮮明，來頭不小，中間的一位年輕公子輕裘緩帶，面目俊美，通身清貴之氣，令人不敢直視。捕快看了這個架勢，心裡也有些害怕，但一則收了重金賄賂，二則知道這撥人是縣令大人的對頭，若在這撥人面前落了下風，定然惹得縣令大人不喜，故此只得硬著頭皮笑道：「方才這位姑娘不小心，把一包帶毒的鋼針灑落在地上，若不撿拾起來，誤傷了行人，那還得了？我等職責所在，沒辦法，只好暫時禁止通行，等毒針撿完了，諸位自然暢行無阻。」

說著話，捕快往江蕙坐著的方向指了指。

「什麼毒針？江大姑娘，妳又生出什麼詭計了，地上真的有毒針嗎？」虬髯漢子大聲質問。

「我確實不小心掉了鋼針，不多不少，正好七七四十九枚。」江蕙彬彬有禮，語氣甚是平和。

「妳……妳是何居心……」虬髯漢子氣極，怒目圓睜。

「不小心灑落了物事而已，能有什麼居心？」江蕙嫣然一笑。

捕快裝模作樣，用布裹了手，低頭專心找針，「都快手快腳的，趕緊把七七四十九枚毒針找齊全了，莫耽誤了貴人趕路。」

只有區區幾名捕快和一條長繩攔路，按說不算什麼，可地上有毒針，若是強行上前，說不定馬蹄便會被毒針傷了，馬兒倒下，那便得不償失了。穆王府的追兵人數不少，有四五十人之多，兵強馬壯，卻只能隔著長繩遙望江蕙、阿若，眼睜睜的看著這姊妹兩人悠閒自在的坐在那兒，到不了她們身邊。

這些追兵既疲憊又生氣，有人衝著江蕙、阿若怒目而視，脾氣不好的更是指指點點，怒罵出聲，卻是只敢遠遠的罵，不敢衝過來。

「他們現在很生氣，但是拿咱們沒辦法。阿若，妳瞧瞧他們現在的樣子，好不好玩？」江蕙含笑問道。

「好玩！」阿若笑得心花怒放，拍掌大樂。

追兵看到阿若開心的小模樣，更是氣上加氣，忍不住破口大罵。

阿若飯也不吃了，把碗推到一邊，擦乾淨嘴角，俐落的上了桌子，奶聲奶氣地向對面的追兵喊話，「可惜斑斑跑啦，要不我就放斑斑，咬死你們這些壞蛋！」

一個低頭裝模作樣撿毒針的捕快呆了呆，忍不住抬起頭問道：「小姑娘，斑斑是誰？」

阿若得意的笑，「斑斑是我養的一隻小豹子，牠可厲害了，會游水會爬樹，還會咬人！」

捕快暈，這小姑娘看上去何等乖巧可愛，卻養小豹子當寵物……

這位大姑娘看起來嬌美動人，弱不禁風，卻穩穩當當坐在這兒，把穆王府的追兵整得束手無策。

這樣的一對姊妹，真是少見啊。

## 第二章 慢慢耍著人玩

那虬髯漢子姓曹名倉，是名千戶，也是個急性子暴脾氣的人，阿若在對面喊話，江蕙在對面悠閒安坐，這兩個被穆王府追殺的姑娘分明是在嘲笑穆王府，他如何能忍？

曹倉按捺不住，手扶刀柄正要發作，卻被中間的年輕貴公子攔下了。

「不妨事，江大姑娘並不急著走，咱們稍等片刻便是。」

「是，項城王殿下。」曹倉恭敬的答應。

項城王李頌是穆王寵愛的兒子，曹倉雖然脾氣急躁，可哪裡敢違背他的意思。

李頌提了提馬韁繩，隨從立即讓開，他到了隊伍最前面。

「咦，換人了？這個人長得還挺好看的。」阿若歪歪小腦袋，很有閒情逸致的評論道。

「還行。」江蕙溺愛妹妹，隨口附和。

李頌臉上泛起可疑的紅色，「江大姑娘，妳是有意在這路上灑下毒針的吧？現在咱們都閒著無事，又相隔甚遠，我穆王府的人傷不到妳和妳妹妹，妳的目的可否告知本王？」

灑下毒針，應該是為了阻止穆王府的騎兵，不讓他們繼續追，可江蕙和阿若這姊妹兩個悠閒的坐在那兒，並沒打算跑啊，這是何意？

江蕙淡淡一笑，不緊不慢的道：「若沒有這些『毒針』，此時你們已經將我姊妹兩人包圍了吧？我妹妹想要自在玩耍片刻，哪裡能夠。」

「只是為了這個？」李頌訝異揚眉。

把縣衙的捕快都折騰來了，只是為了將追兵阻隔在不遠處，讓妹妹放開性子玩會兒嗎？

「當然不只這一個原因。」江蕙閒閒坐著，身姿嫵娜，「你穆王府多次叫囂要捉拿我妹妹，今天我偏要從從容容地坐在這裡，讓你們這些人只能眼巴巴的看著，卻無法靠近我妹妹，乾著急沒辦法。」

李頌沉吟片刻，一時之間還沒想好要如何應答，曹倉等人卻已氣得哇哇亂叫。

「江大姑娘，我們看在安遠侯的面子上一直對妳客氣，可不是怕了妳！妳不要太囂張了。」

「我就是囂張，怎麼了？」江蕙秀眉微揚，語氣傲慢，滿是挑釁之意，「對你們這些人，難道我還要講客氣不成？」



阿若伶牙俐齒的幫著江蕙奚落起李頎一行人，「就是，跟你們這些人還講什麼客氣啊？你們一個一個的都笨死了，什麼也不懂。」

「妳這個小丫頭才是什麼也不懂！」曹倉伸手怒指阿若，一聲大吼。

阿若不甘示弱，雙手叉腰，自以為已經很有氣勢了，比起對面的虬髯漢子也不差什麼，方才嘻嘻一笑，得意的說道：「你才什麼也不懂！你都不知道什麼叫勤儉節約呀，毒藥很貴的，知道嗎？」

「這小丫頭也不知在胡扯什麼。」曹倉氣得腦子發昏。

李頎卻是驀然之間明白了，沉聲問道：「江大姑娘，這鋼針之上並沒有毒，對不對？」

「毒藥很貴，難以煉製，我不輕易使用的。」江蕙語調溫柔。

這下子不只李頎，曹倉等人也後知後覺的明白了，一個一個都是怒不可遏。

「江大姑娘，妳太過分了！」曹倉提起韁繩，便要往前衝。

「更過分的還在後頭呢。」江蕙一笑，伸出雙手相擊。

下一刻便有上百名形形色色的人從小路躡出來，一擁而上，堵在了江蕙和李頎一行人之間，這群人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有大人有孩子，大人叫嚷孩子哭喊，登時熱鬧非凡。

江蕙抱著阿若上了馬，笑吟吟地將一包金銀拋給了一個衣著破爛的中年男人，「但凡來幫忙搗亂的人，不管大人小孩、男人女人，每人一兩銀子。若是善於哭訴、善於鬧事，能大聲控訴穆王府種種劣跡的，賞銀十兩，罵穆王府罵得越狠，賞銀越多。」

「多謝江大姑娘，多謝江大姑娘！」中年男人接到沉甸甸的一包金銀，喜出望外，一疊聲的道謝。

有錢能使鬼推磨，江蕙把賞銀的標準一說，便有些機靈潑辣的人和曹倉等人廝鬧起來，爭先恐後地高聲斥罵，罵的全是穆王府如何仗勢欺人、魚肉百姓，滿口汙言穢語，罵得眾人面無人色，顏面無光。

阿若看著眼前這一幕，樂不可支。

「殿下，動手吧！」曹倉等人忍耐不了，就要拔刀。

李頎蹙眉，「這兒的縣令是曾凌，曾太妃的娘家侄孫，曾家和穆王府有宿怨，若是咱們傷了百姓，曾凌定會把事情鬧大，到時候穆王府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，萬萬不可傷人。」

「唉，難道就這麼把人放走不成？一個姑娘，一個小娃娃，咱們幾十號人追了多日，硬是沒抓到啊！」曹倉等人頓足歎息。

「離京城還有兩三天路程，今天抓不到，還有明天後天。」李頎凝視前方，緩緩的道。

「明天一定要抓到這小丫頭！」曹倉恨恨道。

「要捉拿我妹妹，下輩子吧！」江蕙端坐在馬背上，笑吟吟的叫道。

「要捉拿我，下輩子吧！」阿若鸚鵡學舌，得意的衝著對面扮了個鬼臉。

李頎頗有些哭笑不得，曹倉等人又是羞愧又是著急，又覺得大失顏面，氣了個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。

江蕙和阿若欣賞了一會兒穆王府眾人的窘態，樂呵夠了，方才騎著駿馬，飄然而去。

「阿若，現在心情有沒有好一點？」江蕙抱緊妹妹，淺笑盈盈的詢問。

「好多了。」阿若笑靨如花，「姊姊，今天真好玩兒！」

江蕙笑道：「這些天咱們一直躲追兵，可是苦了我們小阿若了。別的地方不好動手，這個縣有咱們的人，又有曾家，曾家一直緊盯著穆王府，穆王府是不敢讓曾家捉到把柄的，只好暫時收斂著些，今天咱們才能這麼玩兒……」

阿若小孩子心性，還惦記著方才的樂事，江蕙的話她根本沒聽進去，興匆匆的問：「姊姊，明天能再玩一回嗎？」

「好，明天再玩一回。」江蕙寵愛妹妹，又心疼她這些日子吃苦了，不忍讓她失望，滿口答應。

次日下午，李頌一行人再次追上了江蕙和阿若姊妹。

說是追上了，其實還隔著條河，李頌在這頭，江蕙和阿若已到了河對岸。

河上架著長長直直的木橋，木橋年月久了，看起來十分破敗。

奇怪的是，明明還是下午，應該是人來人往、川流不息的時候，這木橋上卻連一個行人、一匹馬也沒有，安靜得不像話。

江蕙負手站在對岸，向這邊張望。

雖然離得遠，她臉上的神情看得不是很清晰，可猜也猜得到，此時此刻的她必定悠閒得很，一點也不慌張。

「項城王殿下，小的過去抓人！」曹倉躍躍欲試。

李頌沉吟不決，「這位江大姑娘和昨天一樣不急著走，以本王看，她應該是有備而來，胸有成竹……」

「昨天是她使詭計，今天必定能抓到人了！」曹倉想到昨天的挫敗便心頭火起，向李頌請命，要帶領手下衝過去。

李頌覺得這其中必有蹊蹺，但見曹倉等人群情激奮，急於抓人，也就沒有阻攔，「你等見機行事吧，只可抓人，不許傷人。」

曹倉摩拳擦掌，「咱們幾十號人若是抓不住一個姑娘和一個小娃娃，以後還有臉回穆王府嗎？兄弟們，跟我衝過去！」帶著他的十名手下，便要騎馬上木橋。

「軍爺，這可不行啊。」旁邊過來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，想要攔住曹倉等人，「這木橋年久失修，您騎著馬過去，這橋可禁不住啊。」

曹倉橫眉豎目，大聲喝道：「你少胡扯！這橋若是禁不住，對岸那位姑娘是如何過去的？她不是也騎著一匹馬嗎？還帶著個小丫頭！」

「老朽沒騙人，這橋真的禁不住啊，你不能過去啊。」老人還在嘮叨。

曹倉不耐煩，大喝一聲騎馬向前猛衝，老人嚇了一跳，忙不迭的躲到一邊，曹倉等人哈哈大笑，先後上了橋。

「把兇手的女兒交出來！」曹倉意氣風發，還在橋中間便衝著對岸大喊大叫起來。

「把兇手的女兒交出來！」他的手下跟著大聲呼喝，紛紛舉起了腰刀。

十幾個人一起喊叫，十幾把腰刀同時舉起，還真有幾分聲勢，看起來挺嚇人的。

老人跌跌撞撞跑向李頎，大聲喊道：「大人，諸位大人，快攔住他們啊，這橋真的不能過啊……」

「老伯，請問究竟是什麼原因不能過呢？這橋雖舊，卻還能用。」李頎客氣的詢問。

一個兵士瞧著老人焦急的樣子，覺得他有幾分可憐，又想著他或許是老糊塗了，便笑著說道：

「橋不能過，那就勞煩你老人家替我們叫幾艘船吧，租金好說。」

老人歎道：「哪裡還能找來船啊，村子裡就五艘破船，都被對岸那位姑娘買下燒了，這座橋她也花大價錢買了……」

「什麼？這座橋她也買了？」那兵士大奇，「她買這座橋幹什麼啊？」

李頎心中一凜，沉聲道：「她買了這座橋，那麼，要燒毀還是要炸掉便都由著她了。快，快叫曹倉他們回來，危險！」

兵士們嚇了一跳，忙一起高呼，「危險，你們快回來！殿下有命，立即撤回！」

河對岸，江蕙命人燃起火把，笑吟吟的問阿若，「阿若，妳想不想親自點燃引線？」

「想啊想啊，當然想啊，姊姊，我還沒有點過炸藥呢。」阿若連連點著小腦袋，一臉熱切。

江蕙一笑，將火把交給阿若，「點吧，阿若，炸藥已經埋好，妳點火之後，這座木橋很快會炸掉，妳不要害怕。」

「不怕不怕，一定不怕。」阿若樂得跟什麼似的，接過火把，顛兒顛兒的跑到了引線旁。

曹倉等人到了橋中央，看到阿若舉著火把要點火，又聽到背後同袍的呼喊聲，嚇得冷汗直流。

「這小丫頭是要炸掉這座橋吧？快跑！快跑！」掉轉馬頭，沒命的往回奔。

引線點著了，「砰」的一聲巨響，木橋從對岸開始爆炸，木屑橫飛。

曹倉等人緊趕慢趕，總算趕在木橋全部炸掉之前上了岸。雖然保住了性命，卻有七八個人被炸飛的木片所傷，一片混亂，一片狼籍，處處是哀嚎之聲。

「好玩，好玩！」阿若站在對岸，拍手大樂。

「玩得開心嗎？」江蕙攬住妹妹。

「開心，開心極了！」阿若眼睛彎成了小月牙。

江蕙抱起妹妹，「阿若妳看，這座橋年久失修，本來就應該換新的了，咱們給了修新橋的錢，買下這座舊橋，妳也玩得高興了，這個村子也得著了好處，是不是兩全其美？」

「美，美。」阿若喜孜孜的，小臉蛋放光。

江蕙指著水面，告訴阿若，「阿若妳看，這裡唯一的橋給咱們炸了，僅有的幾艘船被咱們買來燒了，追咱們的人若想要過河，還有什麼辦法？」

阿若皺起小臉想了片刻，眼睛一亮，大聲道：「游水！」

「我們阿若真聰明。」江蕙親親妹妹的小臉蛋，笑吟吟的道：「咱們想到了這一點，所以要早做防範啊。」

「對，早做防範。」阿若快活的嘻笑。

江蕙料得不錯，穆王府的追兵先是在對岸破口大罵，後來便有十幾個會水的人脫了外衣，跳入河中，要游水過去捉人。

可是他們才游到河中央，便被幾十個水性好的當地人給纏上了。

「強搶民女的賊人，往死裡打！」

「對，往死裡打！打不死也不能讓他們過去，把好端端的姑娘給搶走了！」

「江大姑娘說了，拖得越久，賞錢越多，大伙兒賣賣力氣，拖死這些人！」越叫嚷越高興。這些人長年生活在河邊，水性極好，如果說要在岸上打架，他們肯定不是穆王府眾人的對手，但在水裡可就不一樣了，穆王府的人一個一個被整得沒了脾氣。

阿若笑咪咪地看了一會兒，像模像樣的歎氣，「唉，可惜灰灰不在，斑斑不在，黃黃也不在……」

江蕙有些奇怪，「阿若，灰灰是狼狗，斑斑是小豹子，又都會游水，咬這些壞蛋沒問題，黃黃牠是隻雞啊，牠就是在，又有什麼用？」

「黃黃也會啄人，很疼的。」阿若認真的說道。

「好，黃黃也有黃黃的用處。」江蕙嫣然一笑，抱著阿若上了馬。

除了江蕙原來的那匹馬之外，另外有人牽過兩匹好馬，將馬韁繩交在江蕙手中。

還在水裡撲騰的曹倉等人見到這一幕，差點沒氣暈了，江家這位大姑娘她是打算三匹馬換著騎，日夜兼程回到京城啊，等她回了安遠侯府，她就更有倚仗了，穆王府更加拿她沒有辦法。可惡，可恨，可惱，氣煞人也。

三匹駿馬停在了安遠侯府大門前。

雖然是三匹馬，但只有中間那匹馬上有人，另外兩匹馬是空的，無人騎坐。

門房老齊見有人來，忙快步跑出來，見來人男裝打扮，披著一襲黑色披風，不由得愣了愣，「敢問您是……」

來人取下頭上的髮冠，露出一頭秀髮，笑道：「我爹在不在家？我祖父和祖母呢？進去通報一聲，說我回來了。」

老齊眼前出現一張明艷照人的面龐，一時之間簡直不敢相信是真的，唯恐是自己眼花，他伸手揉揉眼睛，再揉揉眼睛，忽然老淚縱橫，「大姑娘，妳是大姑娘啊，妳和侯爺長得真像……」

「行了，別哭了。」江蕙微笑，「快進去通報吧。」

「不用通報，老太爺、老夫人早吩咐下來，大姑娘一回來，立即請進去。」老齊抹著眼淚，把大門打開了，「大姑娘，江家的大門永遠是為妳開著的。」

老齊在這兒抹眼淚，門房裡另外有兩個機靈的童兒，早飛奔著進去報信了。

江蕙的披風被撥開了，從裡邊露出一個小腦袋，「姊姊，咱們到哪兒了？」

江蕙心情激盪，低頭親親妹妹的臉蛋，溫柔告訴她，「阿若，咱們到江家了，以後要暫時在這裡住下來。」

「到家了啊，真好，可以睡覺了。」阿若打個呵欠，耷拉下小腦袋。

「可憐的阿若，這一路上可是累壞了。」江蕙見妹妹這樣，心疼不已。

江蕙已是大姑娘，還覺得渾身像散了架似的，疲憊不堪，阿若還小，當然更是撐不住了。

府裡出來幾個僕婦，江蕙把阿若遞給一個相貌憨厚的僕婦抱著，自己隨後下馬。下了馬，立即抱過妹妹。

阿若含混叫了聲「姊姊」，趴在江蕙懷裡，沉沉睡去。

江蕙沿著甬道緩步向前走，只見前方來了一大群人。

文氏眼含熱淚，搶在眾人前面跑過來，「蕙蕙，妳叔叔出城接應妳，沒見到嗎？好孩子，讓嬸嬸好好看看妳，七年沒見，這可想死人了。」

「哎喲，大丫頭怎麼一個人騎了三匹馬啊？」嚴氏這招呼打得與眾不同。

文氏這才注意到了江蕙身後的三匹馬，再也忍耐不住，眼淚撲簌簌掉下來，「蕙蕙，妳三匹馬換著騎回來的，對不對？穆王府的人追得該有多緊……」

「大丫頭，不是我說妳，妳怎會恁地不懂事，得罪了穆王府，得給安遠侯府惹多少麻煩啊。」嚴氏一副長輩教訓小輩的模樣。

「大堂嫂，妳別這樣。」二太太吳氏悄悄拉了拉嚴氏。

吳氏也是人到中年，卻不像嚴氏一樣發福，長得清瘦斯文，穿著也素淨多了。嚴氏的丈夫江峻健沒出息，吳氏的丈夫江峻博也是個一事無成的，所以她和嚴氏有些同病相憐，見嚴氏說話不妥當，便偷偷提了個醒。

文氏只顧著心疼江蕙，也沒在意嚴氏說什麼，「蕙蕙，妳一定累壞了吧？」

「嬸嬸，我確實累了。」江蕙笑容淡而疲倦，「帶我去見祖母吧，其餘的長輩，容我改日拜見。」

「瞧我，真是歡喜得糊塗了，竟沒想到這一點。」文氏恍然大悟，很是自責，「蕙蕙，嬸嬸這便陪妳去見祖母。大堂嫂、二嫂，妳們先回去吧，改天再請妳們過來。」

文氏陪著江蕙去了老夫人所居住的正房。

江蕙看也沒看嚴氏一眼，把嚴氏給氣的，見了面連個招呼也不打，這是對待長輩的禮數嗎？太不像話了。

「我是她伯母，妳是她嬸嬸，咱們都親自迎出來了，大丫頭她竟敢這樣，她是全然不把咱們放在眼裡了。」嚴氏向吳氏發起牢騷。

吳氏勸道：「蕙蕙這孩子臉色不好，有些發白，大堂嫂看到了嗎？她只是累壞了，斷斷沒有別的意思，大堂嫂莫要多心。」

嚴氏見吳氏不肯順著她的話意，心中不快，悻悻地道：「好好的，我多什麼心了？」

「我娘並不愛多心，她是快人快語，心裡想什麼嘴上就說什麼。」嚴氏的女兒江芳笑著為母

親辯解。

吳氏的女兒江芬身材修長，面容和吳氏一樣有些寡淡，說起話來也和吳氏一樣不緊不慢的，「芳姊姊，我娘也是一片好意。」

江芬的庶出妹妹江蓮是個瓜子臉、大眼睛的漂亮姑娘，見嚴氏、吳氏似乎話不投機，江芳和江芬各自替自己的母親說話，略一思忖，陪笑說道：「芳姊姊，二姊姊，妹妹愚鈍無知，有事要請教。方才大姊姊說了，她改天才要拜見長輩，那咱們這些姊妹，是不是也要改天才能見著了？」

江蓮這麼一問，嚴氏顧不上和吳氏計較了，江芳和江芬的注意力也一起轉移到了江蕙身上。

「三妹妹，這還用問嗎？長輩都要改天拜見，咱們這些人當然更要往後排了。」語氣都有些酸溜溜的。

江芳已經及笄，江芬比江芳小半歲，比江蕙只小兩個月，三人算是同歲，年紀相差不多，自然而然的便生出了比較競爭的心思，江蕙相貌既美，性情又高傲，又備受器重，江芳和江芬哪裡會高興，心裡很不服氣。

但是，不服氣歸不服氣，江芳和江芬也不敢明著表現什麼，只敢心裡酸酸罷了。她們和嚴氏不一樣，嚴氏是長輩，可以倚老賣老，她們和江蕙是平輩，沒有這個資格。

江蓮親熱的笑著，連聲道謝，「多謝芳姊姊的教導，妹妹明白了，還是姊姊見事明白，要不妹妹還糊塗著呢。」

江芬平時不大喜歡這個庶出的妹妹，今天卻覺得她還算有些良心，含笑看了她一眼，目光中頗有讚賞之意。

江蓮心中一喜，甜甜的笑道：「今天是見不著大姊姊了，兩位姊姊若不嫌棄，到我屋裡坐坐如何？咱們下棋品茶，賞花賦詩……」

江芳和江芬平時是不太理會江蓮的，江蓮也滿心看不上她們，可江蓮今年也十四歲了，快說親事了，為自己的前途考慮，不得不巴結討好江芬，畢竟江芬是吳氏唯一的親生愛女，在吳氏面前說話還是很有分量的。

江芳和江芬相互看了一眼，正要點頭答應，嚴氏卻道——

「大丫頭現在老夫人的春暉堂，她頭一天回府，咱們快過去看看有沒有什麼能幫上忙的。」

吳氏遲疑，「可是方才……」

嚴氏撇撇嘴，「雖然大丫頭說了要改天拜見長輩，三弟妹也讓咱們暫且回去，可老夫人沒發話，郡主也沒發話，對不對？」

嚴氏這話說的也有道理，吳氏略一思忖，也就同意了。

一行人到了春暉堂，在院外便被攔下了。

江老夫人的丫鬟品秋小聲告訴她們，「大姑娘長途跋涉，累壞了，老夫人和郡主、三太太也心疼壞了。大姑娘沐浴過後，略進飲食，便要歇下，老夫人親自守著大姑娘，不許人打擾，這會兒屋裡的丫頭婆子走路都是蹣跚腳的，唯恐不夠安靜呢。太太姑娘們還是先回去，改日再

相見，也是一樣的。」

嚴氏、吳氏聽了，作聲不得。

江芳、江芬、江蓮三人性情脾氣不同，平時也不是多麼要好，這時心中卻是一般無二的想法：老夫人對江蕙也太好了吧，我怎麼沒有這樣的福氣？

對於江蕙，她們既嫉妒又羨慕不已。

第三章 想要人？沒門！

江蕙沐浴更衣過後，抱著阿若坐到了紫榆八仙桌旁。

洗去一路之上的灰塵，江蕙越發顯得雪肌玉貌，瑩然生光，阿若的小臉蛋也嫩生生的，惹人愛憐。

阿若眼睛都睜不開，看樣子是倦得很了。

「吃點東西再睡，好不好？」江蕙柔聲問妹妹。

阿若含混的「唔」了一聲。

江蕙拿過香噴噴的米粥，一勺一勺餵給阿若吃。阿若肚子真的餓了，雖然眼睛睜不開，卻吃得很香甜。

「她會閉著眼睛吃飯啊？！」江苗和江蓉靠在一起，小聲驚歎。

兩個小姑娘從沒見過這樣的場景，又新鮮又好奇，瞪大了眼睛。

阿若聽到小女孩的聲音，迷迷糊糊睜開眼睛，往她倆這邊看了看。

江苗和江蓉不約而同給了她一個可愛的笑臉。

阿若也笑了，眼睛彎彎。

她生了一雙漂亮的桃花眼，笑起來格外好看，格外甜蜜。

「苗苗，蓉蓉，讓妳們大姊姊和阿若先吃飯，她倆都累了。」文氏攬過江苗和江蓉，柔聲細語道。

江蕙摸摸江苗和江蓉的小腦袋，微笑道：「苗苗，蓉蓉，阿若現在又睏又餓，喝了粥她便該睡了，等她睡醒了，再和妳們倆一起玩，好不好？」

「好啊，一起玩。」江苗和江蓉忙不迭的點頭。

兩個小姑娘很高興，手牽手到了上首，坐在了江老夫人和丹陽郡主中間。

江老夫人年過半百，面容慈祥，看著一臉倦意的江蕙實在是心疼，愛憐橫溢，「蕙蕙這臉蛋只有巴掌大，這路上是吃了多少苦啊？可憐的孩子。」

丹陽郡主很年輕，看起來不過二十出頭，這時只是家常打扮，整個人透著一種溫柔婉約、文雅清新的氣韻，對著江老夫人說起話來，是又親熱又恭敬，「好在孩子平平安安回來了，真是萬幸，娘也可以放心了。」

「我大姊姊。」江蓉依偎在丹陽郡主身邊，指指江蕙，快活的笑。

「我大姊姊。」江苗也指指江蕙，炫耀的告訴江老夫人。

多了個美麗又神祕的大姊姊，兩個小姑娘都開心極了。

江老夫人、丹陽郡主、文氏看著笑成兩朵花的江苗和江蓉，大為感慨，「姊妹就是姊妹，再也錯不了的。」

頭一回見面，便一見如故了啊。

阿若喝了半碗粥，便真的睡著了，江蕙再要餵她，她已不肯張嘴了。

江蕙也不勉強，「好好睡吧。」一手抱著妹妹，一手拿過筷子，隨意用了些飯菜。

吃著飯，江蕙上眼皮和下眼皮也開始打架。

江老夫人看得眼淚汪汪，丹陽郡主和文氏也是心中難受，忙命人將床鋪收拾好了。

「蕙蕙，妳快帶阿若去睡會兒吧，瞧妳都暈成什麼樣子了。」

江蕙抱著阿若站起身，睡眼朦朧中見一個丫鬟走到丹陽郡主身邊，小聲稟報了句什麼，丹陽郡主臉色微變。

「穆王府的人追來了，是嗎？」江蕙問道。

她方才還困倦異常，這時眼神卻清清亮亮，如秋夜天空中的璀璨寒星。

江老夫人和文氏吃了一驚，一起看向丹陽郡主。

丹陽郡主柔聲道：「一點小事，妳不必管，我出去打發了他們便是。」

江蕙抱緊了懷裡的阿若，「他們是來索要我妹妹的！穆王府的人兇狠蠻橫，殘忍無人道，我寧死也不會讓他們如願。」

阿若迷迷糊糊的「唔」了一聲，小小的身子在江蕙懷裡顯得稚氣而柔弱。

江老夫人既心疼，又傷感，「何苦為難這麼小的孩子呢？蕙蕙妳放心，當年若不是妳母親及時相救，妳爹爹的性命就斷送在苗疆了。這份情咱們江家永遠不會忘，她的女兒有難，江家絕不會袖手不理。」

「是啊，蕙蕙，妳不用跟我們見外，阿若不僅是妳的妹妹，也是侯爺救命恩人的女兒。」文氏眼中含淚。

江蕙拿過一件小披風，把阿若裹得嚴嚴實實的，「我出去見見穆王府的人，把他們罵走。」

「妳日夜不停三匹馬換著騎回來的，都累成什麼樣子了。」丹陽郡主連忙攔住江蕙，「那些人交給我應付就是，妳快歇著吧。」

「穆王府的人很蠻橫，很不講理……」江蕙道。

「沒人能從我安遠侯府搶走一個稚弱無助的小姑娘，穆王府也不能。」丹陽郡主道：「他穆王府不好惹，難道我安遠侯府是好欺負的嗎？」

「有勞了，抱歉。」江蕙柔聲道。

江老夫人交代丹陽郡主，「郡主，妳也不必和穆王府的人針鋒相對，把事情全推到大郎身上便是。」

丹陽郡主答應著出去了。

「蕙蕙妳快帶著阿若歇著去。妳回家了，凡事有長輩做主，不用自己操心。來，這是祖母的床，妳快睡吧，祖母在這兒看著，誰也搶不走阿若。」江老夫人一臉心疼，拉著江蕙進了臥



房。

江蕙依言抱阿若上床，頭才挨著枕頭，便閉上眼睛沉沉睡去。  
她實在累壞了。

安遠侯府大門前，黑壓壓的數百名騎兵，氣勢凌人。

安遠侯府的大門卻一直關著，顯然他們並不受歡迎。

馬背上一名年輕微胖、錦衣華服的男子氣呼呼的，「都怪你沒有在中途截住江蕙，若早早的抓到了她，事情也就了結了，哪有今天的局面，咱們哪還要受這個氣？這都多久了，江家連個出來迎接的人都沒有，硬是把兩位郡王給晾在外頭。」

李頌道：「是我疏忽了，我本以為有機會截住她的，沒想到她騎術卓絕，又很能吃苦，三匹馬換著騎，日夜兼程的趕路，終究是被她逃脫了。沒有在路上截下江大姑娘，我確實有責任，不過二哥，我是半路接手這件事的，萬鶚遇難之前，負責截人的並不是我。」

那年輕微胖的男子是穆王次子，永城王李穎，聞言更是恨恨，「你不提萬鶚還好，提起萬鶚我就來氣，一十三條人命難道就這麼白白沒了不成？等一下見了江家的人，我定要討個公道！」

「二哥，千萬不要。」李頌趕忙勸說：「萬鶚一行人是因山石滾落被砸中身亡的，無一生還，亦無證人，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尚難以判定，就算是人禍，咱們又有什麼證據說是江大姑娘所為呢？」

「萬鶚就是因為暗中尾隨江蕙才死的，不是她搞的鬼還能有誰？」李穎怒道。

「空口無憑，總要有證據才好說話。」李頌委婉勸解，這飯可以亂吃，話可不能亂說啊。

「我說是她，就一定是她！」李穎粗暴又蠻橫。

李頌無奈的笑了笑。你說是就是，唉，在深州你這樣就算了，到了京城也這樣，行得通嗎？這座府邸是安遠侯府，主人是朝中新貴，主母是齊王愛女丹陽郡主，你在這裡橫蠻無禮，誰會慣著你？

「沒有在路上把人截下來，已經是你的失職，今天是江蕙回安遠侯府的第一天，立足未穩，有機可乘，這時候你可得衝到前頭，把握住機會。」李穎擺出做兄長的架子，趾高氣揚的吩咐。

李頌道：「是，二哥。」

今天的確是個機會，畢竟江蕙是多年來首次回家，這個時候，她和安遠侯府的長輩們應該還有隔閡，多年不通音信、多年不在身邊，再親的親人也會疏遠的。

李穎聽見弟弟的話，心裡略微舒服了些，道：「江家這個大姑娘，多年沒有回安遠侯府，江家也沒人找她，不過是個被拋棄的女兒罷了，依我說，江家多半不會保她，就算真保了她，為的也不是她本人，而是江家的面子。咱們動之以情，曉之以理，跟丹陽姑母好生說說，定能如願將人帶回去，丹陽姑母犯不著為了個不相干的小丫頭為難咱們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丹陽郡主是皇帝的堂妹，永城王李穎、項城王李頎是皇帝的侄子，自然是要稱呼丹陽郡主為姑母的。其實李穎已經二十出頭，李頎也快二十歲，丹陽郡主不過二十三四歲的年紀，相差不了幾歲，丹陽郡主卻長了一輩。

丹陽郡主是江蕙的繼母，繼母和繼女之間能有什麼真感情？李穎不認為丹陽郡主會為了江蕙拒絕她兩個娘家侄子。

「但願如此。」李頎點頭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安遠侯府的大門徐徐打開，二爺江峻博和三爺江峻朗一起出來。

江峻博滿臉陪笑，恭恭敬敬，江峻朗卻沒什麼好臉色。

「我出城去接舍侄女，路上遇到永城王殿下，才知道舍侄女已經回京了。永城王殿下，項城王殿下，你們對舍侄女可真是關心啊。」江峻朗語氣不善，滿是譏諷之意。

「誰關心她了，不就是個……」李穎氣得面紅耳赤。

李頎拚命衝著他使眼色，李穎「村姑」兩個字到了嘴邊，到底還是沒有說出來。

「不就是個什麼？」江峻朗冷冷的質問。

李頎忙打圓場，「江三爺莫多心，我二哥說的不是令侄女。」

「三弟，兩位殿下上門是客。」江峻博是個膽小謹慎的人，低聲勸著江峻朗。

有李頎和江峻博糊弄著，江峻朗和李穎總算沒在大門口吵起來。

一行人大步流星的往裡頭走，李穎氣哼哼的拉了拉李頎，道：「等會兒進去之後，你和姑母要人，我就少開口了，省得生氣。」

李頎正中下懷，「二哥說的是。」

「姑母，小侄也是奉了我父王之命，不得已而為之，還請姑母看在我父王的面子上，將兇手的女兒交給小侄，帶回穆王府。」李頎聲音溫潤，非常好聽。

丹陽郡主道：「你父王的脾氣性情我清楚，他既然下了命令，穆王府就一定要抓到阿若這個年方五歲的小姑娘。頎兒，你的為難之處，姑母知道。」

李頎聽到「抓到阿若這個年方五歲的小姑娘」，不由得汗顏，柔聲道：「姑母，我大哥實在傷得太重了，我父王心疼愛子，對刺傷我大哥的人自然是深惡痛絕，還請您體諒一二。」

穆王世子李顥傷勢嚴重，一直臥床不起，將來能不能好還是未知，正因為這個原因，穆王咆哮如雷，無人敢勸。

丹陽郡主微笑，「你父王是我堂兄，我如何能不體諒？」

李頎沒想到丹陽郡主這麼好說話，有些意外，卻也心中一鬆，恭敬的道：「那麼，煩請姑母將那個小姑娘叫出來吧。」

丹陽郡主笑著搖頭，「阿若這個小姑娘，我可叫不出來。頎兒，你若是定要捉到阿若，恐怕要動刀用武才行。」

「此話怎講？」李頌不解。

丹陽郡主道：「從大廳出去，先左行，再右轉向前，便是我婆婆所居住的春暉堂了，你討要的那位小姑娘現在住在春暉堂中，你要捉她，自己過去。」

「小侄怎敢到老夫人房中捉人？」李頌愕然。

丹陽郡主語氣溫柔隨和，好像在說家常似的，「頌兒，你若一定要人，只能自己動手。春暉堂中的婆子、丫頭手無縛雞之力，不足為慮，武功好的人也只有我家大姑娘一人罷了……」

「姑母，您這是何意？」李頌頭皮發麻，如坐針氈，難道他還能在安遠侯府動刀劍，闖到春暉堂要人不成？別說是他了，就算換了穆王親自到來，恐怕也不敢這麼做吧？安遠侯是朝中重臣，驚動安遠侯年事已高的母親，在老夫人面前動用武力，簡直是喪心病狂。

丹陽郡主凝視著他，語氣越加溫柔，「頌兒，你知道我家大姑娘是怎麼說的嗎？她說，要捉拿她的妹妹，只有一條路，便是踩著她的屍體過去……」

李頌臉色驀然蒼白，「踩著她的屍體過去……」

江家這位大姑娘，說話行事實實在出人意表，那般纖細的腰肢，那般窈窕的身材，性情竟剛烈至此。

李穎一直忍而不發，見李頌神色大變，沉吟不語，很是不耐煩，氣衝衝的「哼」了一聲道：「兇手的女兒必定不能放過，否則世上還有公道王法嗎？」

「永城王殿下可真有趣，旁人是抓兇手，你是抓兇手的女兒！」江峻朗本是冷眼旁觀，這時卻哈哈大笑起來。

李穎被江峻朗諷刺，氣得臉紅脖子粗，大聲道：「兇手已經伏法，你知道嗎？兇手雖死，他的女兒也不能放過，我大哥身分何等尊貴，膽敢把他刺成重傷，兇手和兇手的女兒一起處死了也不能解恨！」

兇手已經伏法——丹陽郡主和江峻朗聽到這句話心中都是一驚。

江峻朗難過的想道：蕙蕙和她繼父應該也有些感情，現在人死了，蕙蕙定會傷心。

丹陽郡主卻思忖再三，覺得好像有些不對勁。蕙蕙很疲憊，卻不怎麼傷心，看蕙蕙的樣子，真想不到她繼父已經被穆王府殺了。

丹陽郡主和江峻朗各自揣想，在李穎看來卻是自家有理，占了上風，便乘勝追擊，大聲說道：

「姑母，江大姑娘的事穆王府寬容大度不追究了，杜家那小丫頭勞煩姑母交給我，我也好回去向我父王覆命。」

「我侄女有什麼事，用得著穆王府寬容大度不追究？」江峻朗不依了。

李穎冷笑，「她是兇手的繼女，若不是看在姑母的面子上，難道我穆王府會輕易放過她？還有，她在蒼岩山設下圈套，害了十三條人命……」

江峻朗神色凜然，「殿下說我侄女設下圈套害人，有何證據？」

李穎怒道：「還要什麼證據？除了你家大姑娘，還會有誰有膽子做這種事？！」

江峻朗怒極反笑，「好，今天我算是開了眼界了，原來把殺害十三條人命的罪名扣在我侄女的

身上，是連證據也不用，單憑永城王殿下三言兩語便能決定的！」

「你……你不要曲解我的話意。」李穎有些著急了。

「我安遠侯府的人好欺負，想潑髒水就隨意潑吧。」丹陽郡主笑道。

「姑母，小侄不是這個意思。」李穎趕忙解釋，「小侄心直口快您是知道的，方才的話只是隨口一說罷了。姑母，那十三個人不過是些奴才，咱們犯不上為這些個奴才起了口角，您說對不對？」

李穎向丹陽郡主再三陪不是，丹陽郡主臉色方才好了些。

李穎舊事重提，又向丹陽郡主要人，「姑母，若不帶杜家那小丫頭回去，小侄沒法向父王交差啊。」

丹陽郡主道：「你要回去你父王覆命，我難道不用向你姑父交代嗎？我家大姑娘重情義，疼妹妹，又是個寧死不屈的性子，要讓她交出小阿若，那是絕無可能。你替我想想，我能怎麼辦？我若是逼著她交人，萬一鬧出個什麼意外，我怎麼見你姑父？不如這樣，這件事先放一放，等你姑父回來之後，再行妥善解決，如何？」

李頌一直沉默不語，聽了丹陽郡主的話，略一思忖，開口勸說李穎，「二哥，姑母也確實為難，江大姑娘是寧死也不肯放開她妹妹的，不如等姑父回來了，由姑父做主吧。」

丹陽郡主是繼母，安遠侯這親爹不在家，如果丹陽郡主硬逼著江蕙交出妹妹，江蕙不肯，因而鬧出點什麼禍事，還真是不好收場。

「可是父王有命令……」李穎著急道。

「我侄女就在家裡住著，又跑不了，我大哥過不了多久便回京，略等幾日，你都等不得嗎？」江峻朗奚落道。

李穎氣得臉都青了，這個江蕙不就是個被江家拋棄不要、離家多年的女兒嗎？為什麼江峻朗會這麼維護她，為什麼連丹陽郡主也會向著她？氣死人了！

丹陽郡主款款起身，「我言盡於此，聽或不聽，在於你們。穎兒，頌兒，你們若肯給我幾分顏面，願意等上數日，那是最好，若不肯等，便到春暉堂真刀真槍搶人去。」

事情到了這一步，李穎就是再生氣、再不樂意也沒辦法了，乾笑了幾聲道：「小侄豈敢，姑母，小侄願意等、願意等。」

丹陽郡主微微一笑。

李穎等一行人灰溜溜的出了安遠侯府，毫無斬獲，鐵羽而歸。

春暉堂裡一直靜悄悄的。

江蕙和阿若實在累壞了，回來之後這一覺便睡了一天一夜，一天一夜之後醒過來，江蕙餵阿若吃了飯，哄她玩了會兒，姊妹兩人倒頭又睡。

江老夫人心疼得不行，吩咐丫頭婆子走路蹣跚著腳，不許發出聲音擾了大姑娘歇息，又把府裡

的請安暫時給免了，嚴氏、吳氏等帶著江芳、江芬前來給老夫人請安，每每被擋在院外。嚴氏急得不行，「這大丫頭回來了，還不趕緊把院子給挑了？她挑了一處，剩下的一處也好早有著落啊。」

「江蕙挑剩下的，也不一定輪著我啊。」江芳心裡也急，說話酸溜溜的。嚴氏打著如意算盤，「芳兒，妳可得想辦法把蘅芷軒或是芙蓉園拿下來，妳要是真能住進去，趙主事的兒子、成博士的孫子就都不要了，娘給妳挑更好的人家。」

「真能這樣就好了。」江芳一臉嚮往，露出既得意又不安的笑容。吳氏看起來清心寡慾，但換到了獨生愛女的事情上，也是一樣看不開。「芬兒，這府裡和大丫頭年齡差不多的就是妳和江芳、江蓮三個人，妳是二房嫡女，比那兩個人都強，可不能輸給她們啊，蘅芷軒或是芙蓉園，妳得占一處才行。」

吳氏自以為是個性情高潔的女子，可如果江芳或是江蓮住到了安遠侯府最好的院子，越過了江芬，吳氏可是氣不過。在吳氏心目當中，江芳不過是借住在安遠侯府的族人，江蓮是庶出，這兩個人和江芬相比，天差地遠。

「那也得等大姊姊先挑好了吧。」江芬淡然說道。

「這倒是。」吳氏歎了口氣。

江蕙是安遠侯的親生女兒，是江家大姑娘，江家的好東西名正言順應該她先挑，蘅芷軒也好，芙蓉園也罷，江蕙挑好了才能輪得到別人。

不光江芳和江芬，就連庶出的三姑娘江蓮也打著同樣的主意，找她的生母孫姨娘拿主意去了。母女兩人嘀咕了半天，從孫姨娘那裡出來，江蓮一臉喜悅，也不知孫姨娘給她出了什麼好主意。

這些人各自打著各自的算盤，一天之中也不知要差小丫頭出去多少次，暗中打探春暉堂的消息。

本來嚴氏、吳氏是天天要過去請安的，但這幾天江老夫人不見人，嚴氏便和吳氏商量，一人輪一天帶著幾個姑娘過去。這天清晨輪到嚴氏，她帶了江芳、江芬、江蓮等人照例去春暉堂請安，沒想到居然不像前幾天一樣被拒之門外，江老夫人終於肯讓她們進去了。

只是，雖然讓她們進去了，江老夫人卻不在，寬敞明亮的廳堂之中除了嚴氏、江芳、江芬、江蓮，便是服侍的丫頭婆子們。

嚴氏向來嘴碎，一邊喝著茶，一邊向江芳等人歎道：「妳們聽說了嗎？穆王府現在氣得不行了，發誓一定要抓到阿若這個小丫頭才行。妳們說說，安遠侯府能有今天的榮華富貴容易嗎？何苦為了個外姓小丫頭得罪陛下的親弟弟、太后的親兒子？大丫頭若是個懂事的，便應該大義滅親，把那個外姓小丫頭交出去，免得得罪了穆王府，給江家帶來災禍……」

「妳住口！」嚴氏正在高談闊論，江老夫人由一位妙齡少女攙扶著出來了。

「老夫人。」嚴氏嚇了一跳，忙丟下茶碗站起身。

江芳、江芬、江蓮也都站起來了，「給老夫人請安。」

江老夫人氣得直哆嗦，「妳在我這裡也敢胡說八道了！阿若一個四五歲的小孩子，她哪裡得罪妳了，妳要把她交給穆王府？」

「我這不是怕給安遠侯府招惹禍事嗎？」惹怒了老夫人，嚴氏惴惴不安，壯著膽子替自己辯解。

江老夫人身邊站著位年方十四五歲的少女，一襲楊妃色羅衫將她纖細嬌弱的身姿映襯得玲瓏有致，烏髮如雲，肌膚勝雪，一雙星眸宛如吸取了日月精華，燦爛明亮，不可逼視。

她的目光在嚴氏、江芳等人身上掠過，人人心頭一震。

數日前江蕙才到安遠侯府，風塵僕僕，滿面風霜，現在她不過休養了數日，換了身女子衣衫，便如同明珠抹去了蒙在身上的灰塵一般，璀璨奪目，光彩照人。

江蕙這位安遠侯府的大小姐，實在是位罕見的絕色佳人。

「妳胡說八道！」嚴氏的話，令江老夫人大怒。

江蕙扶著江老夫人，溫柔的輕輕拍了拍祖母的手，望向嚴氏的目光卻湛若秋水，冷若寒冰，「這安遠侯府是我爹爹的，我便是真的給侯府招來禍事，又與妳何干？」口吻非常的不客氣。

嚴氏急了，「可我住在這裡啊！」

「妳可以馬上搬走。」江蕙眼睛眯了眯，冷淡無情，「沒人會挽留妳。」

「馬上搬走！」江老夫人怒氣衝衝，「沒人留妳，妳也不用擔心安遠侯府有禍事會牽連了妳！」

「不不不，我不搬，我不搬，我說什麼也不搬。」嚴氏嚇得撲通一聲跪下了，連連叩頭，苦苦哀求，「老夫人千萬不要趕我走，我不敢胡說八道，以後再不敢胡說八道了……」

江蕙目光淡淡掃了地上的嚴氏一眼，譏諷而不屑。

江老夫人把嚴氏痛罵了一頓，嚴氏臉皮漲成了紫紅色，又羞愧，又難堪。

江老夫人性情寬厚，之前從沒有當著小輩的面罵過嚴氏，江芳、江芬、江蓮等人都嚇了一跳，呆呆的站了好一會兒，江老夫人已把嚴氏罵得抬不起頭了，這三人才回過神來，一起跪下為嚴氏求情。

嚴氏雖愚蠢惡毒，畢竟也是當娘的人了，江老夫人罵了她一頓，便把她攆了出去。

嚴氏儘管臉皮厚，但丟了這麼大的人也是受不了，出了春暉堂便暈倒了，丫頭婆子們七手八腳的將她抬走了。

江老夫人餘怒未消，江芳、江芬、江蓮覺得沒意思，坐了一會兒便也出來了。

「蕙蕙，莫聽不相干的人胡說八道。」江老夫人心疼的拉過江蕙。

江蕙微微一笑，「祖母，我都知道。」這安遠侯府是她父親江峻熙的，她便是真的給侯府惹了禍，也是他們父女之間的事，哪裡輪得到嚴氏這樣的人到她面前聒噪了？

「蕙蕙，江家經過那場災難，人人平安無事，只是苦了妳。」江老夫人憐惜道。

江蕙目光一冷。是啊，江家被牽入一場了不得的大案子當中，之後人人全身而退，人人都沒事，只是她的父親和母親分開了，她明明父母都在世，卻必須要在父親母親當中選擇一人，要麼跟著父親，要麼跟著母親。

那年她才八歲，便被迫要在至親的人當中做選擇了。

她有什麼錯，要經受這樣的磨難？

「可憐的蕙蕙。」江老夫人攬她入懷。

江蕙依偎在祖母溫暖的懷抱裡，柔聲安慰，「祖母，我不可憐，我這不是回來了嗎？這些年我雖不在祖父祖母、父親身邊，卻一直想著你們呢。」

江老夫人輕輕拍著江蕙柔軟的身子，眼眶不知不覺濕潤了。

Crescent